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三十八卷 鬧樊樓多情周勝仙

太平時節日偏長，處處笙歌入醉鄉。聞說鸞輿且臨幸，大家拭目待君王。

這四句詩乃詠御駕臨幸之事。從來天子建都之處，人傑地靈，自然名山勝水，湊著賞心樂事。如唐朝便有個曲江池，宋朝便有個金明池，都有四時美景，傾城士女王孫，佳人才子，往來遊玩。天子也不時駕臨，與民同樂。如今且說那大宋徽宗朝年東京金明池邊，有座酒樓，喚作樊樓。這酒樓有個開酒肆的范二郎。兄弟范二郎，未曾有妻室。時值春未夏初，金明池遊人賞玩作樂。那范二郎因去游賞，見佳人才子如蟻。行到了茶坊裡來，看見一個女孩兒，方年二九，生得花容月貌。這范二郎立地多時，細看那女子，生得：

色，色，易迷，難拆。隱深閨，藏柳陌。足步金蓮，腰肢一捻。嫩臉映桃紅，香肌暈玉白。嬌姿恨惹狂童，情態愁牽豔客。芙蓉帳裡作鸞鳳，雲雨此時何處覓？

原來情色都不由你。那女子在茶坊裡，四目相視，俱各有情。這女孩兒心裡暗暗地喜歡，自思量道：「若是我嫁得一個似這般子弟，可知好哩。今日當面挫過，再來那裡去討？」

正思量道：「如何著個道理和他說話？問他曾娶妻也不曾？」那跟來女子和奶子，都不知許多事。你道好巧！只聽得外面水桶響。女孩兒眉頭一縱，計上心來，便叫：「賣水的，你傾些甜蜜蜜的糖水來。」那人傾一盞糖水在銅盃兒裡，遞與那女子。

那女子接得在手，才上口一呷，便把那個銅盃兒望空打一丟，便叫：「好好！你卻來暗算我！你道我是兀誰？」那范二郎聽得道：「我且聽那女子說。」那女孩兒道：「我是曹門裡周大郎的女兒。我的小名叫作勝仙小娘子，年一□八歲，不曾吃人暗算。你今卻來算我！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兒。」這范二郎自思量道：

「這言語蹊蹺，分明是說與我聽。」這賣水的道：「告小娘子！

小人怎敢暗算！」女孩兒道：「如何不是暗算我？盞子裡有條草。」賣水的道：「也不為利害。」女孩兒道：「你待算我喉嚨，卻恨我爹爹不在家。我爹若在家，與你打官司。」奶子在旁邊道：「卻也賊耐這廝！」茶博士見裡面鬧吵，走入來道：「賣水的，你去把那水好好挑出來。」對面范二郎道：「他既暗遞與我，我如何不回他？」隨即也叫：「賣水的，傾一盞甜蜜蜜糖水來。」賣水的便傾一盞糖水在手，遞與范二郎。二郎接著盞子，吃一口水，也把盞子望空一丟，大叫起來道：「好好！

你這個人真個要暗算人！你道我是兀誰？我哥哥是樊樓開酒店的，喚作范二郎，我便喚作范二郎，年登一□九歲，未曾吃人暗算。我射得好弩，打得好彈，兼我不曾娶渾家。」賣水的道：「你不是風！是甚意思，說與我知道！指望我與你作媒？」

你便告到官司，我是賣水，怎敢暗算人！」范二郎道：「你如何不暗算？我的盃兒裡，也有一根草葉。」女孩兒聽得，心裡好歡喜。茶博士入來，推那賣水的出去。女孩兒起身來道：

「俺們回去休。」看著那賣水的道：「你敢隨我去？」這子弟思量道：「這話分明是教我隨他去。」只因這一去，惹出一場沒頭腦官司。正是：

言可省時休便說，步宜留處莫胡行。

女孩兒約莫去得遠了，范二郎也出茶坊，遠遠地望著女孩兒去。只見那女子轉步，那范二郎好喜歡，直到女子住處。

女孩兒入門去，又推起簾子出來望。范二郎心中越喜歡。女孩兒自入去了。范二郎在門前一似失心風的人，盤旋走來走去，直到晚方才歸家。且說女孩兒自那日歸家，點心也不吃，飯也不吃，覺得身體不快。做娘的慌問迎兒道：「小娘子不曾吃甚生冷？」迎兒道：「告媽媽，不曾吃甚。」娘見女兒幾日只在牀上不起，走到牀邊問道：「我兒害甚的病？」女孩兒道：

「我覺有些渾身痛，頭疼，有一兩聲咳嗽。」周媽媽欲請醫人來看女兒；爭奈員外出去未歸，又無男子漢在家，不敢去請。

迎兒道：「隔一家有個王婆，何不請來看小娘子？他喚作王百會，與人收生，作針線，作媒人，又會與人看脈，知人病輕重。鄰里家有些事都湊他。」周媽媽便令迎兒去請得王婆來。

見了媽媽，媽媽說女兒從金明池走了一遍，回來就病倒的因由。王婆道：「媽媽不須說得，待老媳婦與小娘子看脈自知。」

周媽媽道：「好好！」迎兒引將王婆進女兒房裡。小娘子正睡哩，開眼叫聲「少禮。」王婆道：「穩便！老媳婦與小娘子看脈則個。」小娘子伸出手臂來，教王婆看了脈。道：「娘子害的是頭疼渾身痛，覺得懶懶地噁心。」小娘子道：「是也。」王婆道：「是否？」小娘子道：「又有兩聲咳嗽。」王婆不聽得萬事皆休，聽了道：「這病蹊蹺！如何出去走了一遭，回來卻便害這般病！」王婆看著迎兒、奶子道：「你們且出去，我自問小娘子則個。」迎兒和奶子自出去。王婆對著女孩兒道：「老媳婦卻理會得這病。」女孩兒道：「婆婆，你如何理會得？」王婆道：「你的病喚作心病。」女孩兒道：「如何是心病？」王婆道：「小娘子，莫不見了甚麼人，歡喜了，卻害出這病來？是也不是？」女孩兒答道：「這卻沒有。」王婆道：「小娘子，實對我說。我與你作個道理，救了你性命。」那女孩兒聽得說話投機，便說出上件事來，「那子弟喚作范二郎。」王婆聽了道：

「莫不是樊樓開酒店的范二郎？」那女孩兒道：「便是。」王婆道：「小娘子休要煩惱，別人時老身便不認得。若說范二郎，老身認得他的哥哥嫂嫂，不可得的好人。范二郎好個伶俐子弟。他哥哥見教我與他說親。小娘子，我教你嫁范二郎，你要也不要？」女孩兒笑道：「可知好哩。只怕我媽媽不肯。」王婆道：「小娘子放心，老身自有個道理，不須煩惱。」女孩兒道：「若是恁地時，重謝婆婆。」王婆出房來，叫媽媽道：「老媳婦知得小娘子病了。」媽媽道：「我兒害甚麼病？」王婆道：

「要老身說，且告三杯酒吃了卻說。」媽媽道：「迎兒，安排酒來請王婆。」媽媽一頭請他吃酒，一頭問婆婆：「我女兒害甚麼病？」王婆把小娘子說的話一一說了一遍。媽媽道：「如今卻是如何？」王婆道：「只得把小娘子嫁與范二郎。若還不肯嫁與他，這小娘子就難醫。」媽媽道：「我大郎不在家，須使不得。」王婆道：「告媽媽，不若與娘子下了定，等大郎歸後，卻作親。且眼下救小娘子性命。」媽媽允了道：「好好，怎地作個道理？」王婆道：「老媳婦就去說，回來便有消息。」王婆離了周媽媽家，取路徑到樊樓，來見范大郎，正在櫃身裡坐。

王婆叫聲萬福。大郎還了禮道：「王婆婆，你來得正好。我卻待使人來請你。」王婆道：「不知大郎喚老媳婦作甚麼？」大郎道：「二郎前日出去歸來，晚飯也不吃，道：『身體不快。』我問他那裡去來？他道：『我去看金明池。』直至今日不起，害在牀上，飲食不進。我待來請你看脈。」范大娘子出來與王婆相見了，大娘子道：「請婆婆看叔叔則個。」王婆道：「大郎，大娘子，不要入來，老身自問二郎，這病是甚的樣起？」范大郎道：「好好！婆婆自去看，我不陪了。」王婆走到二郎房裡，見二郎睡在牀上。叫聲：「二郎，老媳婦在這裡。」范二郎閃開眼道：「王婆婆，多時不見，我性命休也。」王婆婆：「害甚病便休？」二郎道：「覺頭疼噁心，有一兩聲咳嗽。」王婆笑將起來。二郎道：「我有病，你卻笑我！」王婆道：「我不笑別的，我得知你的病了。不害別病，你害曹門裡周大郎女兒，是也不是？」二郎被王婆道著了，跳起來道：「你如何得知？」王婆道：「他家來教我說親事。」范二郎不聽得說萬事皆休，聽得說好喜歡。正是：

人逢喜信精神爽，話合心機意氣投。

當下同王婆廝趕著出來，見哥哥嫂嫂。哥哥見兄弟出來，道：「你害病卻便出來？」二郎道：「告哥哥，無事了也。」哥嫂好快活。王婆對范大郎道：「曹門裡周大郎家，特使我來說二郎親事。」大郎歡喜。話休煩絮。兩下說成了，下了定禮，都無別事。范二郎閒時不著家，從下了定，便不出門，與哥哥照管店裡。且說那女孩兒閒時不作針線，從下了定，也肯作活。兩個心安意樂，只等周大郎歸來作親。三月間下定，直等到□一月間，等得周大郎歸家。鄰里親戚都來置酒洗塵，不在話下。到次日，周媽媽與周

大郎說知上件事。周大郎問了。

媽媽道：「定了也。」周大郎聽說，雙眼圓睜，看著媽媽罵道：

「打脊老賤人得誰言語，擅便說親！他高殺也只是個開酒店。

我女兒怕沒大戶人家對親，卻許著他。你倒了志氣，幹出這等事，也不怕人笑話。」正恁的罵媽媽，只見迎兒叫：「媽媽，且進來救小娘子。」媽媽道：「作甚？」迎兒道：「小娘子在屏風後，不知怎地氣倒在地。」慌得媽媽一步一跌，走上前來，看那女孩兒。倒在地下：

未知性命如何，先見四肢不舉。

從來四肢百病，惟氣最重。原來女孩兒在屏風後聽得作爺的罵娘，不肯教他嫁范二郎，一口氣塞上來，氣倒在地。媽媽慌忙來救，被周大郎■住，不得他救。罵道：「打脊賊娘！

辱門敗戶的小賤人，死便教他死，救他則甚？」迎兒見媽媽被大郎■住，自去向前，卻被大郎一個漏風掌打在一壁廂。即時氣倒媽媽。迎兒向前救得媽媽甦醒，媽媽大哭起來。鄰舍聽得周媽媽哭，都走來看。張嫂、鮑嫂、毛嫂、刁嫂，擠上一屋子。原來周大郎平昔為人，不近道理，這媽媽甚是和氣，鄰舍都喜他。周大郎看見多人，便道：「家間私事，不必相勸。」

鄰舍見如此說，都歸去了。媽媽看女兒時，四肢冰冷。媽媽抱著女兒哭。本是不死，因沒人救，卻死了。周媽媽罵周大郎：「你直恁地毒害！想必你不捨得三五千貫房奩，故意把我女兒壞了性命！」周大郎聽得，大怒道：「你道我『不捨得三五千貫房奩』，這等奚落我！」周大郎走將出去。周媽媽如何不煩惱。一個觀音也似女兒，又伶俐，又好針線，諸般都好，如何教他不煩惱！離不得周大郎買具棺木，八個人抬來。周媽媽見棺材進門，哭得好苦！周大郎看著媽媽道：「你道我割捨不得三五千貫房奩，你那女兒房裡，但有的細軟，都搬在棺材裡。」只就當時，叫作人等入了殮，即時使人吩咐管墳園張一郎、兄弟二郎：「你兩個便與我砌坑子。」吩咐了畢，話休絮煩，功德水陸也不作，停留也不停留，只就來日便出喪；

周媽媽教留幾日，那裡拗得過來。早出了喪，埋葬已了，各人自歸。

可憐三尺無情土，蓋卻多情年少人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當日一個後生的，年三□餘歲，姓朱名真，是個暗行人，日常慣與件作約做幫手，也會與人打坑子。

那女孩兒入殮及砌坑，都用著他。這日葬了女兒回來，對著娘道：「一天好事投奔我。我來日就富貴了。」娘道：「我兒有甚好事？」那後生道：「好笑，今日曹門裡周大郎女兒死了，夫妻兩個爭競道：『女孩兒是爺氣死了。』門別氣，約莫有三五千貫房奩，都安在棺材裡。有恁的富貴，如何不去取之？」那作娘的道：「這個事卻不是要的事。又不是八棒□三的罪過，又兼你爺有樣子。二□年前時，你爺去掘一家墳園，揭開棺材蓋，屍首觀著你爺笑起來。你爺吃了那一驚，歸來過得四五日，你爺便死了。孩兒，你不可去。不是要的事！」朱真道：

「娘，你不得勸我。」去牀底下拖出一件物事來把與娘看。娘道：「休把出去罷！原先你爺曾把出去使得一番便休了。」朱真道：「各人命運不同。我今年算了幾次命，都說我該發財。

你不要阻擋我。」你道拖出的是甚物事？原來是一個皮袋，裡面盛著些挑刀斧頭，一個皮燈盞，和那盛油的罐兒。又有一領蓑衣，娘都看了，道：「這蓑衣要他作甚？」朱真道：「半夜使得著。」當日是□一月中旬，卻恨雪下得大。那廝將蓑衣穿起，卻又帶一片，是□來條竹皮編成的一行，帶在蓑衣後面。

原來雪裡有腳跡，走一步，後面竹片扒得平，不見腳跡。當晚約莫也是二更左側，吩咐娘道：「我回來時，敲門響，你便開門。」雖則京城熱鬧，城外空闊去處，依然冷靜。況且二更時分，雪又下得大，兀誰出來。

朱真離了家。回身看後面時，沒有腳跡。迤迳到周大郎墳邊，到蕭牆矮處，把腳跨過去。你道好巧，原來管墳的養只狗子。那狗子見個生人跳過牆來，從草窠裡爬出來便叫。朱真日間備下一個油糕，裡面藏了些藥在內。見狗子來叫，便將油糕丟去。那狗子見丟甚物過來，聞一聞見香便吃了。只叫得一聲，狗子倒了。朱真卻走近墳邊。那看墳的張二郎叫道：「哥哥，狗子叫得一聲，便不叫了，卻不作怪！莫不有甚作不是的在這裡？起去看一看。」哥哥道：「那作不是的來偷我甚麼？」兄弟道：「卻才狗子大叫一聲便不叫了，莫不有賊？

你不起去，我自起去看一看。」那兄弟爬起來，披了衣服，執著槍在手裡，出門去看。朱真聽得有人聲，他悄悄地把蓑衣解下，捉腳步走到一株楊柳樹邊。那樹好大，遮得正好。卻把斗笠掩著身子和腰，踏在地下，蓑衣也放在一邊。望見裡面開門，張二走出門外，好冷，叫聲道：「畜生，做甚麼叫？」那張二是睡夢裡起來，被雪覆風吹，吃一驚，連忙把門關了。走入房去，叫：「哥哥，真個沒人。」連忙脫了衣服，把被匹頭兜了，道：「哥哥，好冷！」哥哥道：「我說沒人！」約莫也是三更前後，兩個說了半晌，不聽得則聲了。朱真道：「不將辛苦意，難近世間財。」抬起身來，再把斗笠戴了，著了蓑衣，捉腳步到墳邊，把刀撥開雪地。俱是日間安排下腳手，下刀挑開石板下去，到側邊端正了，除下頭上斗笠，脫了蓑衣，在一壁廂去皮袋裡取兩個長針，插在磚縫裡，放上一個皮燈盞，竹筒裡取出火種吹著了，油罐兒取油，點起那燈，把刀挑開命釘，把那蓋天板丟在一壁，叫：「小娘子莫怪，暫借你些個富貴，卻與你作功德。」道罷，去女孩兒頭上便除頭面。有許多金珠首飾，盡皆取下了。只有女孩兒身上衣服，卻難脫。那廝好會，去腰間解下手巾，去那女孩兒膊項上閣起，一頭繫在自膊項上，將那女孩兒衣服脫得赤條條地，小衣也不著。那廝可霎耐處，見那女孩兒白淨身體，淫心頓起，按捺不住，奸了女孩兒。你道好怪！只見女孩兒睜開眼，雙手把朱真抱住。怎地出豁？正是：

曾觀《前定錄》，萬事不由人。

原來那女兒一心牽掛著范二郎，見爺的罵娘，門別氣死了。死不多日，今番得了陽和之氣，一靈兒又醒將轉來。朱真吃了一驚。見那女孩兒叫聲：「哥哥，你是兀誰？」朱真那廝好急智，便道：「姐姐，我特來救你。」女孩兒抬起身來，便理會得了。一來見身上衣服脫在一壁，二來見斧頭刀仗在身邊，如何不理會得。朱真欲待要殺了，卻又捨不得。那女孩兒道：「哥哥，你救我去見樊樓酒店范二郎，重重相謝你。」朱真心中自思：「別人兀自壞錢取渾家，不能得恁的一個好女兒。

救將歸去，卻是兀誰得之。」朱真道：「且不要慌，我帶你家去，教你見范二郎則個。」女孩兒道：「若見得范二郎，我便隨你去。」當下朱真把些衣服與女孩兒著了，收拾了金銀珠翠物事衣服包了，把燈吹滅，傾那油入那油罐兒裡，收了行頭，揭起斗笠，送那女子上來。朱真也爬上來，把石頭來蓋得沒縫，又捧些雪鋪上。卻教女孩兒上脊背來，把蓑衣著了，一手挽著皮袋，一手縮著金珠物事，把頭笠戴了，迤迳取路，到自家門前，把手去門上敲了兩三下。那娘的知是兒子回來，放開了門。朱真進家中，娘的吃一驚道：「我兒，如何屍首都駁回來？」朱真道：「娘不要高聲。」放下物件行頭，將女孩兒入到自己臥房裡面。朱真提起一把明晃晃的刀來，觀著女孩兒道：「我有一件事和你商量。你若依得我時，我便將你去見范二郎。你若依不得我時，你見我這刀麼？砍你作兩段。」女孩兒慌道：「告哥哥，不知教我依甚的事？」朱真道：「第一，教你在房裡不要則聲；第二，不要出房門。依得我時，兩三日內，說與范二郎。若不依我，殺了你。」女孩兒道：「依得，依得。」朱真吩咐罷，出房去與娘說了一遍。話休絮煩。夜間離不得伴那廝睡。一日兩日，不得女孩兒出房門。那女孩兒問道：「你曾見范二郎麼？」朱真道：「見來。范二郎為你害在家裡，等病好了，卻來取你。」自□一月二□日，投至次年正月□五日，不曾去看。今日去看則個。到五更前後，便歸。」朱真吩咐了，自入城去看燈。你道好巧！約莫也是更盡前後，朱真的老娘的家，只聽得叫「有火！」急開門看時，是隔四五家酒店裡火起，慌殺娘的，急走入來收拾。女孩兒聽得，自思道：「這裡不走，更待何時！」走出門首，叫婆婆來收拾。娘的不知是計，入房收拾。女孩兒從熱鬧裡便走，卻不認得路，見走過的人，問道：「曹門裡在那裡？」人指道：「前面便是。」

迤迳入了門，又問人：「樊樓酒店在那裡？」人說道：「只在前面。」女孩兒好慌。若還前面遇見朱真，也沒許多話。女孩兒

迤迤走到樊樓酒店，見酒博士在門前招呼。女孩兒深深地道個萬福。酒博士還了喏道：「小娘子沒甚事？」女孩兒道：「這裡莫是樊樓？」酒博士道：「這裡便是。」女孩兒道：「借問則個，范二郎在那裡麼？」酒博士思量道：「你看二郎！直引得光景上門。」酒博士道：「在酒店裡的便是。」女孩兒移身直到櫃邊，叫道：「二郎萬福！」范二郎不聽得都休，聽得叫，慌忙走下櫃來，近前看時，吃了一驚，連聲叫：「滅，滅！」女孩兒道：「二哥，我是人，你道是鬼？」范二郎如何肯信。一頭叫「滅，滅！」一隻手扶著凳子。卻恨凳子上有許多湯桶兒，慌忙用手提起一支湯桶兒來，覷著女子臉上丟將過去。你道好巧！卻那女孩兒太陽上打著。大叫一聲，匹然倒地。慌殺酒保，連忙走來看時，只見女孩兒倒在地下。性命如何？正是：

小園昨夜東風惡，吹折江梅就地橫。

酒博士見那女孩兒時，血浸著死了。范二郎口裡兀自叫「滅，滅！」范二郎見外頭鬧吵，急走出來看了，只聽得兄弟叫「滅，滅！」大郎問兄弟：「如何作此事？」良久定醒。問：

「做甚打死他？」二郎道：「哥哥，他是鬼！曹門裡販海周大郎的女兒。」大郎道：「他若是鬼，須沒血出。如何計結？」去酒店門前哄動有二三□人看，即時地方便人來捉范二郎。范二郎對眾人道：「他是曹門裡周大郎的女兒，□一月已自死了。」

我兄弟只道他是鬼，不想是人，打殺了他。我如今也不知他是人是鬼。你們要捉我兄弟去，容我請他爺來看屍則個。」眾人道：「既是恁地，你快去請他來。」范二郎急奔到曹門裡周大郎門前，見個奶子問道：「你是兀誰？」范二郎道：「樊樓酒店范大郎在這裡，有些急事，說聲則個。」奶子即時入去請。

不多時，周大郎出來，相見罷。范二郎說了上件事，道：「敢煩認屍則個，生死不忘。」周大郎也說不肯信。范二郎閒時不是說謊的人。周大郎同范二郎到酒店前看見，也呆了，道：

「我女兒已死了，如何得再活？有這等事！」那地方不容范二郎分說，當夜將一行人拘鎖，到次早解入南衙開封府。包大尹看瞭解狀，也理會不下。權將范二郎送獄司監候。一面相屍，一面下文書行使臣房審實。作公的一面差人去墳上掘起看時，只有空棺材。問管墳的張一、張二，說道：「□一月間，雪下時，夜間聽得狗子叫。次早開門看，只見狗子死在雪裡，更不知別項因依。」把文書呈大尹。大尹焦躁，限三日要捉上件賊人。展個兩三限，並無下落。好似：

金瓶落井全無信，鐵槍磨針尚少功。

且說范二郎在獄司間想：「此事好怪！若說是人，他已死過了。見有人殮的件作及墳墓在彼可證。若說是鬼，打時有血，死後有屍，棺材又是空的。」展轉尋思，委決不下。又想到：「可惜好個花枝般的女兒！若是鬼，倒也罷了。若不是鬼，可不枉害了他性命！」夜裡翻來覆去，想一會，疑一會，轉睡不著。直想到茶坊裡初會時光景，便道：「我那日好不著迷哩！」

四目相視，急切不能上手。不論是鬼不是鬼，我且慢慢裡商量，直恁性急，壞了他性命，好不罪過！如今陷於縲紲，這事又不明白，如何是了！悔之無及！」轉悔轉想，轉想轉悔。

捱了兩個更次，不覺睡去。夢見女子勝仙，濃妝而至。范二郎大驚道：「小娘子原來不死。」小娘子道：「打得偏些，雖然悶倒，不曾傷命。奴兩遍死去，都只為官人。今日知道官人在此，特特相尋，與官人了其心願。休得見拒。」亦是冥數當然，范二郎忘其所以，就和他雲雨起來。枕席之間，歡情無限。事畢，珍重而別。醒來方知是夢。越添了許多想悔。次夜亦復如此。到第三夜，又來，比前愈加眷戀。臨去告訴道：

「奴陽壽未絕。今被五道將軍收用。奴一心只憶著官人，泣訴其情，蒙五道將軍可憐，給假三日。如今限期滿了。若再遲延，必遭呵斥。奴從此與官人永別。官人之事，奴已拜從五道將軍。但耐心，一月之後，必然無事。」范二郎自覺傷感，啼哭起來。醒了，記起夢中之言，似信不信。剛剛一月三□個日頭，只見獄卒奉大尹鈞旨，取出范二郎赴獄司勘問。原來開封府有一個常賣董貴，當日縮著一個籃兒，出城門外去。

只見一個婆子在門前叫常賣，把著一件物事遞與董貴。是甚的？是一朵珠子結成的梔子花。那一夜朱真歸家，失下這朵珠花。婆婆私下檢得在手，不理會得值幾錢，要賣一兩貫錢作私房。董貴道：「要幾錢？」婆子道：「胡亂。」董貴道：「還你兩貫。」婆子道：「好。」董貴還了錢，逕將來使臣房裡，見了觀察，說道恁地。觀察把這朵梔子花逕來曹門裡，教周大郎、周媽媽看，認得是女兒臨死帶去的，即時差人捉婆子。婆子說：「兒子朱真不在。」當時搜捉朱真不見，卻在桑家瓦裡看耍，被作公的捉了，解上開封府。包大尹送獄司勘問上件事情。朱真抵賴不得，一一招伏。當案薛孔目初擬朱真劫紋當斬；范二郎免死，刺配牢城營。未曾呈案。其夜夢見一神如五道將軍之狀，怒責薛孔目曰：「范二郎有何罪過，擬他刺配！快與他出脫了。」薛孔目醒來，大驚，改擬范二郎打鬼，與人命不同，事屬怪異，宜逕行釋放。包大尹看了，都依擬。

范二郎歡天喜地回家，後來娶妻，不忘周勝仙之情，歲時到五道將軍廟中燒紙祭奠。有詩為證：

情郎情女等情癡，只為情奇事亦奇。

若把無情有情比，無情翻似得便宜。